

# 为了高黎贡羚牛繁衍生息

清晨，63公里管护站的6名护林员穿越高山峡谷，寻觅高黎贡羚牛足迹。他们或是在野外安置红外相机，或是在施工点提醒工作人员减少对羚牛饮水的影响，还有的在公路隧道口提醒游客不要进入保护区核心区。

他们数十年如一日，保护着高黎贡羚牛，保护自己的美丽家园。

根据最新的调查研究结果，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地区，分布有12个羚牛种群，数量大约400头至450头，是高黎贡羚牛最主要的集中分布区域。

2003年，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怒江管护局贡山分局在独龙江公路隧道附近设立管护站，因处于独龙江公路63公里处，被称为63公里管护站。在这里还有一群常年与高黎贡羚牛“打交道”的人，他们长年累月追踪高黎贡羚牛，监测它们的行为，研究它们的食性与生境，为让高黎贡羚牛繁衍生息。



高黎贡羚牛 本报通讯员 孙军 摄

## 护林员四季追随保护

高黎贡羚牛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与大熊猫一样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中列为易危(VU)等级，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中列为附录I物种。

高黎贡羚牛原为羚牛的指名亚种(羚牛原分为4个亚种：高黎贡羚牛、四川羚牛、不丹羚牛、秦岭羚牛)，后基于分子、形态和地理分布等研究，现已升级为独立种。高黎贡羚牛主要分布于缅甸北部、高黎贡山脉的怒江和保山地区，栖息于针阔混交林之中。

一场大雨过后的清晨，独龙江公路一个隧道口被落石拦住去路，安装了防滑链的挖掘机正在小心翼翼地清理。63公里管护站站长鲁江利和5名同伴正在提醒施工人员“注意不要让落石滚落到下方河谷区域，那里有硝塘。”

与众多食草性动物一样，羚牛会前往硝塘摄取盐分、喝水，以维持新陈代谢等生命活动，因此，硝塘成为高黎贡羚牛的集中分布区域。这样的硝塘，63公里管护站的管辖范围内有7个。

“你看，这就是高黎贡羚牛。”在5号观测点，记者通过望远镜看到了正在硝塘边喝水的羚牛群。“羚牛嗅觉特别灵敏，也特别怕人，硝塘附近如

果有人在活动，它们就会远远地避开。”鲁江利说，63公里附近以前是捕猎羚牛的地点，那时高黎贡羚牛被当地人称为“野牛”，很多年间，羚牛都没有再出现。

直到2003年，63公里建起管护站，18年来，一批又一批护林员巡护高山森林、河谷，硝塘附近再没有人

类活动干扰，硝塘水源得到很好的保护。如今，羚牛种群出现频次也在不断增加，目前约有400头至450头，由12个种群组成。

没有再出现。直到2003年，63公里建起管护站，18年来，一批又一批护林员巡护高山森林、河谷，硝塘附近再没有人



护林员在保护区巡护

## 食性和生境研究是为了更好保护

近年来，贡山管护分局与大理大学东喜馬拉雅研究所等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片区开展高黎贡羚牛食性与生境监测研究工作，在63公里管护站附近安装红外相机，沿独龙江走村串寨做调研，在江畔追踪羚牛踪迹。他们在贡山片区发现3条羚牛迁徙路线，其中，63公里管护站附近的高黎贡羚牛最为集中。

“这就是高黎贡羚牛的足迹。”贡山分局生物多样性研究股股长李迎春指着古色洛河畔的一串两深两浅足迹向记者介绍，羚牛属偶蹄型动物，体重能达300公斤，脚印深，很容易观测。

在63公里管护站周围5000亩的山地河谷里，木切洛河汇入古色洛河，沿河分布有7个硝塘，围绕硝塘，形成了高黎贡羚牛的迁徙路线，海拔高度在1400米到3300米之间。“我们以海拔100米为单位布控红外相机，通过相机监测发现，高黎贡羚牛喜欢群居，贡山片区近年来出现的最大群体为60头左右。”李迎春介绍，“我们以半小时为单位，一天划分为48个时段，发现每个时段均有羚牛出现。”

在食性方面，高黎贡羚牛主要取食草本植物、灌木、小乔木藤本植物和叶和嫩芽。目前，贡山片区发现马蓝、牛尾蒿、膨

囊嵩草等适宜高黎贡羚牛取食的32科58种。“与众多食草性动物一样，羚牛会周期性光顾富含盐分的硝塘，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盐源对羚牛来说是重要的资源。”李迎春介绍。

冬季，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附近的山上往往积雪厚度能达到3米至4米，硝塘结冰，羚牛可接近的硝塘数量减少，因此羚牛会顺木切洛河往下游迁徙。保护羚牛可接近的硝塘、迁徙路线，减少人为活动，成了冬季保护羚牛的重要措施。

## 多措并举常态化保护

2003年以来，为有效保护高黎贡羚牛，贡山管护分局通过组织羚牛专业巡护队，组织生态护林员入村(社区)、入户宣传，多措并举进行冬季常态化保护。

“我们在硝塘附近安置和回收红外相机的时候都会特别小心，同时，尽量不靠近冬季高黎贡羚牛栖息的常绿阔叶林。”木华清介绍，63公里管护站共6名护林员，冬季，管护站附近的山地常常因积雪过厚，人与动物难以通行。

然而，对于低海拔的硝塘，6名管护站护林员一刻也不放松，经常自发地从家里出发，到低海拔的硝塘附近观察羚牛冬季生活情况，并向自己村里的生态护林员、村民们宣传，让大家共同参与到保护高黎贡羚牛中来。

除了护林员的宣传，贡山管护分局还会组织宣传活动进村(社区)，通过高黎贡羚牛文创纪念品有奖问答的方式，开展高黎贡羚牛保护宣传，提高当地群众参与保护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当地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同时，科普宣教股还开设抖音号，将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高黎贡羚牛在硝塘边喝水、晒太阳的视频发到平台上，让更多人了解高黎贡羚牛。贡山管护分局科普宣教股股长丰艳霞介绍，抖音号里的视频是首位在红外相机里发现高黎贡羚牛的独龙族护林员张敏拍的。2015年以来，张敏多次深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迹罕见的地

方，拍摄到很多贡山片区的珍稀动物影像。

“这几年，高黎贡羚牛活动范围逐年扩大，这是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保护政策落地生效的体现。我们保护高黎贡羚牛，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张敏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当地群众加入了保护队伍，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本报记者 李寿华 普孟秋/文 普孟秋/图

## > 人物故事

## 护林员父亲的坚守

“2007年，家里开始种草果，爸爸王国强去其期实验站做了护林员；2019年底，爸爸退休。”王东生回忆。

其期实验站位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片区，这里离王东升的家——茨开镇双拉娃村委会珠利丹小组约12公里。实验站处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的人马驿道上，交通极为不便，他的父亲每两个月下山一次采购物资，这也成为了他们为数不多的见面机会。

“在其期，每次出山一个来回需要两天。”王东生说，“家里只剩母亲和我两个劳动力。父亲常住在山里，家里种植的草果他也没法回来帮忙采收。”

即便是这样，父亲王国强依然坚守。“能守护自己的家乡很开心。”王国强独自一人坚守在独龙江人马驿道上的其期实验站，每天哼着山歌穿梭在密林中，与鸟兽为友，以森林为家、护林为业，守护着保护区里的一草一木。

“以前还因为父亲常年不回家埋怨过他，2018年，父亲因为身体不适回家休养，我替他值过一个月的班后，就理解他了。那里没有网络，一个人待着，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但那一片秃杉林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王东生说，秃杉笔直高大，直冲云霄，从未见过这么多秃杉长在一块，真的太漂亮了。后来从父亲那了解到，秃杉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贡山境内的其期秃杉林是目前国内野生秃杉林分布最为集中、保存最为完好、最具研究前景的地区。开展对秃杉的研究，对于研究古地



秃杉

理、古气候、古植物区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王东生明白了父亲坚守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众多像父亲一样的护林员们在坚守，才能更好地保护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资源，更多的专家才能来到实验站，生态资源保护工作才能不断专业化、精细化。

本报记者 普孟秋

## 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贡山管护分局林业工程师孙军 翻山跨河拍摄珍稀动植物

43岁的孙军是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贡山管护分局的一名林业工程师。5年来，不论是在海拔4500米的嘎娃嘎普峰半山腰，还是在海拔1040多米的独龙江河谷，都留下了孙军的足迹。掘下快门次数超过5万次，野外风餐露宿超过180天，拍下无数珍稀动植物照片，孙军用一份坚守，只为把高黎贡山上的珍稀动植物展示给世人。

“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黎贡山有着许多珍奇的花卉，但因它们大多分布在人迹罕至的高寒山区而很少有人一睹它们的‘芳容’，我把它们拍下来，为的是让更多的人感受高黎贡山的多姿与神秘。”孙军说。

2019年，在中央财政资金发展改革项目支持下，孙军的“珍藏”有了用武之地，《高黎贡山高山花卉植物资源调查报告》整理成册。

提到绿绒蒿，孙军掩掩不住内心的喜悦。美丽绿绒蒿属罂粟科，因其蓝色的外表而被称为“蓝色罂粟”，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黎贡山流石滩上。“终于到达4390米的高山之巅，放眼望去茫茫群山都在脚下，到处都是砾石滩，而那传说中的雪山神花究竟在哪儿呢？”在孙军的日记本里记载了他找到绿绒蒿之前几

分钟的心情。

这已经是孙军为寻找绿绒蒿第三次来到高黎贡山最高峰嘎娃嘎普峰脚下，这一次，他走过狭窄的山脊，攀过自制的绳梯，爬过超过60度的斜坡和结冰的山腰，像岩羊一样，只为了一睹美丽绿绒蒿的真容。

“当镜头拉近的时候，我确定她就是美丽绿绒蒿。”孙军说，高山花卉的拍摄要根据花期开放时间进山拍摄，时间集中在每年夏季，除了杜鹃花科分布广泛，一年四季可拍。

“分布广泛就意味着种类众多，鉴定又是一个难题。”孙军说，5年来，自己不是在拍摄的路上，就是在整理照片、鉴别种属，辛苦并快乐着，只为让世人看到美丽的高山花卉。

“我还会一直拍下去，将高黎贡山的多姿与神秘分享给世人。”孙军说，高黎贡山北段垂直高差达4088米，覆盖了干热河谷灌丛、季风常绿阔叶林、暖性针叶林等7个完整植被类型，记载野生种子植物共计172科778属2514种302变种，占到中国种子植物种数的9.1%，花卉资源极为丰富，自己会一直通过图片的方式去记录，让更多的人感受神奇瑰丽的高黎贡山。

本报记者 李寿华 普孟秋



孙军在拍摄高山花卉

绿绒蒿

高山流石滩地貌 图片均为供图